



【二十年後】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文 / 林博仁

七月如火，拗不過雪霞老師的熱情邀約，今年暑假我把女兒怡平送回北醫「風雲技會」青少年醫學營，學習寄生蟲、血液和生化，那些我二十年前最痛恨的科目。二十年前，我年少輕狂，憤世嫉俗離開北醫，那年，怡平的偶像蔡依林一歲。

七月如火，拗不過雪霞老師的熱情邀約，今年暑假我把女兒怡平送回北醫「風雲技會」青少年醫學營，學習寄生蟲、血液和生化，那些我二十年前最痛恨的科目。二十年前，我年少輕狂，憤世嫉俗離開北醫，那年，怡平的偶像蔡依林一歲。

偶像地位逐漸被蔡依林取代，我已覺悟。多年來絞盡心力的身教和訓誨早已敵不過蔡女臂上的刺青圖騰來得吸引。二十年前，室友阿德苦戀時在肘上刻下的「玲」，宿舍裏鬼哭神號，驚天動地，我們一致公認阿德已經墮落。二十年後，當年的悲愴，如今有事沒事可以在西門町 DIY。

二十年前，談一場戀愛要歷經放電、傳情、避人耳目的步驟，然後才上場打擊，多半三振出局。如今，網交、公告、交叉相戀、強棒出擊，個個奔回本壘。每次哥兒們見面，談起的都是柴米油鹽，生兒育女，忘了那個護理系的校花是啥姓名。

二十年來，所有的衣冠楚楚，酒會應酬，推心置腹，永遠比不上當年補考後和阿德在基隆路口，半夜喝酒、尿尿、交通指揮時來得痛快。每次哥兒們見面，記得的都是這些，忘了寄生蟲、血液和生化。

二十年後，菜鳥同事會跟你辯論「呆伯特原理與職場管理的規劃」，我一概回應「業績壓力與回家吃自己的因果定律」。再也沒有人理會二十年經驗的老怪物。這一代人真衰，當年對前輩的必恭必敬，如今變成了莫名其妙的異類。

大二那年，高雄事件爆發，我們窩在阿村家的閣樓合唱「龍的傳人」，氣慨萬千。有人拿著「美麗島雜誌」偷偷傳閱，被我們視為洪水猛獸。如今，雜誌內的一夥人紛紛變成了委員、資政，還有人當上總統。這一代人真衰，國家民族教育的嚴重錯亂。有好多年，我搖著旗子跟著喊「快樂、希望」，只是，龍的傳人已經變成了鐵獅玉玲瓏。

大三暑假，我們在南橫徒步徒步，說是要證明「人定勝天」。在天池遇見颱風的那一晚，許尾、宏元、水池和我四人相擁取暖，生死與共，同分一碗泡麵，今生相知，夫復何求？二十年來，許尾、水池和我辦公室相隔徒步五分鐘，我們彼此約不出一個時間吃飯。

剛出道的時候，前輩說：「現在不景氣，石油危機」。過了幾年，前輩說：「現在不景氣，金融風暴」。後來台海危機，後來政黨鬥爭，通通不景氣。這一代人真衰，從來沒有景氣過，也不想爭氣。

剛出道的時候，搞業務。不大平衡的是，大學畢業生拿著目錄遞名片。有一次，發現到自己的名字躺在客戶的垃圾桶裏，勃然大怒，自尊心嚴重內傷。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拿著別人的名片刷牙時，終於釋懷。

學武功的人會告訴你，二十年是一個境界。每個人都要繞過一段見山非山，見水非水的宿命。如今，重新出發，再看北醫，再看友情，再看年輕時的自己，樣樣可愛，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作者為 1980 年醫技系畢業校友）